

世界现代恐怖小说之王斯蒂芬·金三部曲

斯蒂芬·金 / 著

韩劲草 刘钊 等 / 译

STEPHEN KING

末日逼近

The Stand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末日逼近

(上)

〔美〕 斯蒂芬·金 著
韩劲草 刘钊 等译

大众文艺出版社
北 京

末日逼近

(下)

〔美〕 斯蒂芬·金 著
韩劲草 刘钊 等译

大众文艺出版社
北 京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末日逼近/(美)金(King, S.)著;韩劲草等译.

—北京:大众文艺出版社,1998.11

书名原文:The Stand

ISBN 7-80094-647-9

I. 末…

II. ①金… ②韩…

III. 长篇小说:恐怖小说—美国—现代

IV. 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8)第 30690 号

The Stand (full-length edition)

Copyright ©1990 by Stephen King

Chinese (Simplified Characters) Trade Paperback copyright © 1998

by Da—Zhong—Wen—Yi Publishing House
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Doubleday

through Arts & Licensing International, Inc., USA

ALL RIGHTS RESERVED

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朝阳区潘家园东里 21 号)

邮编:100021

中国科学院印刷厂 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37.5 字数 1010 千字

1998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1998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8000 册

定价:50.00 元(上下册)

WALS 105

目 录

引 子	(1)
第 1 章	(5)
第 2 章	(14)
第 3 章	(23)
第 4 章	(29)
第 5 章	(34)
第 6 章	(53)
第 7 章	(62)
第 8 章	(72)
第 9 章	(77)
第 10 章	(87)
第 11 章	(93)
第 12 章	(100)
第 13 章	(112)
第 14 章	(118)
第 15 章	(121)
第 16 章	(123)
第 17 章	(135)
第 18 章	(141)
第 19 章	(162)
第 20 章	(170)
第 21 章	(180)

第 22 章	(182)
第 23 章	(189)
第 24 章	(194)
第 25 章	(206)
第 26 章	(222)
第 27 章	(242)
第 28 章	(253)
第 29 章	(268)
第 30 章	(276)
第 31 章	(277)
第 32 章	(283)
第 33 章	(290)
第 34 章	(293)
第 35 章	(304)
第 36 章	(326)
第 37 章	(340)
第 38 章	(356)
第 39 章	(365)
第 40 章	(376)
第 41 章	(382)
第 42 章	(392)
第 43 章	(402)
第 44 章	(436)
第 45 章	(491)
第 46 章	(535)
第 47 章	(564)

目 录

第 48 章	(589)
第 49 章	(644)
第 50 章	(659)
第 51 章	(695)
第 52 章	(727)
第 53 章	(765)
第 54 章	(803)
第 55 章	(831)
第 56 章	(856)
第 57 章	(882)
第 58 章	(908)
第 59 章	(924)
第 60 章	(959)
第 61 章	(961)
第 62 章	(975)
第 63 章	(1005)
第 64 章	(1007)
第 65 章	(1016)
第 66 章	(1028)
第 67 章	(1039)
第 68 章	(1057)
第 69 章	(1063)

第 70 章	(1069)
第 71 章	(1071)
第 72 章	(1074)
第 73 章	(1094)
第 74 章	(1125)
第 75 章	(1145)
第 76 章	(1172)
第 77 章	(1174)
第 78 章	(1180)
夏日黄昏	(1186)
结束语	(1190)

引 子

“萨莉!”

哼了一声。

“醒醒,萨莉!”

“别……闹!”她含糊地应道,这次加大了嗓门。

他更用力地推。

“醒醒,快醒醒!”

查理?

是查理的声音,是在叫她。有多久了呢?

她慢慢清醒过来。

第一眼瞥到的是床头柜上的闹钟。两点一刻。这会儿查理不可能在家,他应该在值班的。等看清了他的面孔,萨莉心中生出一种不祥的预感:出事了。

丈夫脸色惨白,鼓着眼睛,一手拿着汽车钥匙,一手还在用力地推她,似乎根本没有发现她已经睁开了眼睛。

“查理,怎么了?出了什么事?”

他好像不知道怎样回答,只见喉结动了几动。屋子里一片寂静,只有闹钟滴嗒地响着。

“着火了?”如果不是着火,他不应该如此失态。她知道,他的父母就是在火灾中丧生的。

“差不多,”他说,“也许更糟。赶快穿好衣服,带上拉冯。我们必须离开这里。”

“为什么?”她一边下床一边问道。一种莫名的恐惧袭遍了全身。奇怪,好像是在做梦。“在哪儿?是后院吗?”她这样问着,可心里明白,不是后院。她还是头一次见到查理如此紧张。她深吸了一口气,没有

嗅到烟味。

“萨莉，亲爱的，别问了。我们必须离开。走得远远的。你去把孩子叫醒，给她穿好衣服。”

“我是不是要……有没有时间准备一下行李？”

他一时语塞，这个问题似乎有点出乎意料。她才意识到，丈夫与其说是恐惧还不如说是慌乱。他用手胡乱地理了一下头发，“不知道。我得去看看风向。”说着便向门外走去。

她光着脚，身穿睡衣，又冷又怕，愣愣地站着，不知所措。他甩下的话让她感到有点摸不着头脑。他是不是发了疯？看风向和有没有时间准备行李有什么联系？什么叫走得远远的？里诺？维加斯？莱克城？还是……

她用手托着下巴，琢磨起来。

擅离职守！查理在半夜三更携家出走，肯定是擅离职守。

她走进女儿拉冯的房间，看着熟睡中的孩子，呆呆地立了片刻。她隐隐地觉得这只是一个非常生动的梦。梦会结束的，她会像平时一样早晨7点醒来，一边带着孩子吃饭，一边收看《今日》第一时段的节目，等查理8点钟下班回家，她会给他煎好鸡蛋。再过两个礼拜他改值白班，那个时候她就不必独守空房，也不会再做这种没头没脑的梦了。

“快一点儿！”他十分不满地催促着，把她心头朦胧的念头一扫而光。“我们没时间了，只能简单带上一点东西……看在老天的份上，”他指了指童床，“给拉冯穿上衣服！”他用手捂着嘴，急促地咳了几声，接着开始胡乱地从写字台的抽屉里掏出各种物件塞进几个旧衣箱。

她叫醒了孩子，费力地哄她。孩子的哭闹声使她更感恐惧。当她看到查理两手抓着她内衣几乎是跑着进屋时，恐惧变成了怒气。胸罩带子拖在他的身后，仿佛欢庆的人群在除夕之夜抛出的彩条。

“到底怎么回事？”她吼道。刚刚止住哭声的孩子被她一吓又眼汪汪地哭了起来。“你是不是发疯了？他们会派兵抓我们？派兵！”

“今天晚上不会的。”他说，语气肯定得令人不寒而栗，“不快点

跑，我们就没有机会脱身了。我自己都说不清我他妈的是怎么从塔楼跑出来的。我想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。没错，其他都很正常，肯定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。”他叹了口气，接着一声狞笑，令她感到从未有过的恐惧。“拉冯穿好了吗？好，给她带几件衣服，放到那只箱子里，其他的放到蓝包里，然后就走。现在刮的是东风，谢天谢地。”

他用手捂着嘴，又是一阵咳嗽。

“爹地！”拉冯扯住他的胳膊，“要爹地！要嘛！骑大马，爹地！骑大马，要嘛！”

“现在不行。”查理说着，闪身进了厨房。过了一会儿，萨莉听到碗碟磕磕碰碰的声音。他正在从碗橱顶层的汤碗里取她的零用钱。她在那里有三四十美元的积蓄，通常一次放进去1美元，有时是50美分。那是她的私房钱。看来不是在做梦。不管发生了什么事，总之不是在做梦。

孩子又抽泣起来，因为从来都是百依百顺的爹地这次没有让她骑大马。萨莉费力地给她穿上外套，然后慌手慌脚地把一大堆衣物塞进了衣箱。她感到一阵宽慰，孩子已经把过尿，用不着再带尿布了。

查理跑进卧室，一边从汤碗里把一些皱皱巴巴的票子塞进上衣口袋。萨莉抱起拉冯。她倒是已经睡醒了，可以自己走路，但萨莉想抱着她。萨莉弯下腰，从地上拎起了衣箱。

“我们去哪儿，爹地？”孩子问，“我还要睡觉呢。”

“小孩子能在车上睡。”查理一边说着，一边抓起了两只衣箱。

萨莉开始清楚地意识到了什么。“是不是遇上了事故？”她低声说道。“噢，天哪！遇上事故了，对不对？基地？”

“我当时正在玩扑克，抬头一看，仪表从绿色变成了红色，我就打开监视器。萨莉，他们全都……”

他没有再说下去。他看到孩子睁大了一双好奇的眼睛，眼里还噙着泪水。

“底下的人，全都死了。”他说，“也许有一两个幸免，大概也都跑掉了。”

“‘死了’是什么，爹地？”孩子问道。

“没什么，宝贝。”萨莉说。她的话音显得非常冷静。

查理哽咽了，喉咙里仿佛卡进了什么东西。

“幸亏我抬头看了眼仪表，晚上半分钟，我也会给封在塔楼控制室里，像瓶子里的臭虫。”

“哪儿出故障了？是……”

“不知道。我根本不想知道。我只知道他们……他们一会儿功夫就全完了。我拿的钱多，干的活也危险。但还不至于要在这里等死。现在是东风。我们向东开。别说了。”

她昏昏欲睡，好像做着一场噩梦。她跟在他的身后，走到汽车道上，这里停着他们开了15年的雪佛莱牌汽车。萨莉抱着孩子，在车门口站了片刻，看着住了4年的房子。她记得刚刚搬进来时孩子还没出世。

“好了，上车吧，老婆。”

她顺从地上了车。汽车大灯在房前扫了一下。窗户上的回影仿佛是野兽的眼睛。

他紧张地把着方向盘，仪表板的微光映在脸上。“基地大门要是关了，我们就得闯出去。”她听得出，这话并不是空穴来风。她忽然感到膝盖湿乎乎的。

他们的担心看来是多余的。基地的大门仍然敞开着。一名警卫手里捧着杂志在打瞌睡。她没有看到另一名警卫的影子。这里是基地——一座普通军车仓库的外墙。基地核心区域发生了什么事与这里的人并不相干。

她一阵颤抖，把手放在了他的腿上。孩子已经睡着了。查理轻轻拍了拍她的手：“一切都会好起来的，亲爱的。”

黎明时分，他们的车子在内华达的公路上向东疾驰。查理还在不停地咳嗽。

第 1 章

阿内特是一个只有 4 条街道、脏乱不堪的小镇，离休斯顿大约 110 英里。哈泼的德士古加油站就在小镇北边的 93 号。今晚，老主顾们都在，坐在吧台边上，喝着啤酒，漫无边际地聊着，看蛾子在招牌的大灯里飞进飞出。

阿内特的日子很艰难，1981 年的时候还有两个工厂，一个生产纸制品（主要供野餐和烤肉用），一个是计算器厂。造纸厂现在已经关门了，计算器厂的日子也不好过；台湾产计算器，成本要低得多，质量又好，像那些便携电视和半导体收音机一样。

诺曼·布吕特和汤米都在造纸厂干过，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工作了，一直领救济金。亨利·卡迈克尔和斯图尔特·雷德曼在计算器厂工作，但一周的工作时间很少超过 30 个小时，维克·帕尔弗里已经退休了，抽着自个儿卷的臭烘烘的烟，他也只能抽得起这个了。

“我现在要说的是，”哈泼两手支着膝盖，身子前倾，冲大家说，“他们已经决定稳住通货膨胀，还有国债。我们要新闻，我们要纸张，我们马上要印上 5000 万的千元大钞。”

帕尔弗里 1984 年之前一直是机械师，在座的人中只有他对自己还有信心，敢指出哈泼那些最明显不过的傻话。他一边卷着臭烘烘的烟，一边说：“那对我们也没什么用。他们要那么做，就会和内战后两年里的里士满没二样。那时候，你想要一块姜饼，给面包师一个联邦元，他把这一元钱放在姜饼上，就给你切这么大一块。钱是纸吗。”

“可不是人人都这么想，”哈泼有些不快。他从柜台上拎出一个沾满油渍的红色塑料文件夹，“我欠着这些人的钱，他们早就开始心急火燎地不耐烦了。”

斯图尔特·雷德曼可能是阿内特最寡言少语的了，他正坐在一

个满是裂纹的塑料凳子上，手里拿着饮料，看着 93 号加油站大玻璃窗外。斯图知道穷是什么滋味。他就是在这个小镇里长大，也是一路穷过来的。斯图 7 岁那年，当牙医的父亲就死了，丢下老婆、斯图和另外两个孩子。

斯图的母亲在阿内特边上红珠货车站找到一份工作——如果货车站不是在 1979 年毁于那场大火的话，从斯图现在坐的地方就能看到它，挣来的刚够一家 4 人糊口。斯图 9 岁就出去干活了，先是为鲁格·图克卖力气，红珠货车站也是他的。斯图放了学就去那儿帮着干活，一小时 35 美分。后来又去了附近布伦特里镇的货场，虚报了年龄，一周干 20 小时，拼死拼活，拿的是最低工资。

听哈泼和维克说起钱，说这东西总是莫名其妙就花完了，他想起了用手推车拉那些没完没了的内脏和毛皮时，双手第一次血流不止的情景。他尽力瞒着母亲，实际干了不到一星期，母亲就知道了。母亲不是个轻易就掉泪的女人，捧着他的手吸泣了一会，也没叫他别再干了。她知道家里的状况，她很现实。

他之所以沉默寡言，部分是因为他从来没有过朋友，或者说是没时间有朋友。要上学，要工作。他最小的弟弟德夫在他开始进货场工作那年死于肺炎。对德夫的死，斯图一直不能释怀，他觉得自己有罪。他最喜欢的就是德夫……但德夫的死也意味着少一张嘴吃饭。

上高中的时候他迷上了橄榄球，尽管占用了不少学习时间，母亲却一直鼓励他打下去，她说：“斯图，想要从这里出去，橄榄球就是你的门票了。想想艾迪·沃菲尔德。”艾迪是当地的英雄，出生在一个比斯图家还要贫困的家庭，却成为了地区高中队的四分卫手，很是风光，靠着运动奖学金去了德州，为绿港贝克队打了 10 年球，大部分时间是替补，也有过那么几次难忘的发球手经历。现在，从西边到西南都有艾迪的连锁餐馆。在阿内特，这是一个受尽磨难终成正果的传奇形象。你在阿内特说到“成功，”指的就是艾迪。

斯图不是四分卫，他也不是艾迪·沃菲尔德。但他刚进高中的时候，的确像是有那么一个搏一把的机会，赢一小笔奖学金。那时还有

一种勤工俭学计划，学监跟他说了国防教育法的贷款方案。

接着母亲就生病了，丧失了工作能力。得的是癌症。斯图还差两个月高中毕业，她就死了，留下斯图和弟弟布赖斯。斯图没再理会运动奖学金，径直去计算器厂找了份活。最终迈出阿内特的是小斯图3岁的弟弟布赖斯。他现在在明尼苏达州，是IBM的系统分析员。他不常写信，斯图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妻子的葬礼上——得的正是致斯图母亲于死地的同一种癌。他觉得布赖斯可能也有罪恶感要承担……布赖斯也许会有那么一点愧疚，哥哥已经成了死气沉沉的德州小镇上循规蹈矩的老小子，白日里在计算器厂虚度时光，晚上就是在哈泼或印第安首领酒馆和啤酒作伴。

结婚是最美好的一段日子，但只持续了8个月，那是4年前的事了。斯图也曾想过离开阿纳特，去外面闯荡一番，但小镇的惰性留住了他——熟悉的地点和熟悉的面孔就像一曲低缓悠长的歌。他在阿内特很招人喜欢。维克·帕尔弗里一度给了他一个最高形式的荣誉，称呼他“旧式硬汉”。

维克和哈泼正在唠叨个没完，大地渐渐融入一片黑暗之中，天空中还有些许的薄暮。汽车现在大都不从93号公路走了，这也是哈泼存下那么多账单的原因之一。

但斯图看见，有辆车正驶过来。

还有差不多1/4英里，白日最后一抹光线在车子上折射出一层灰蒙蒙的光。斯图眼尖，看出来是一辆1975年的雪佛莱，没开灯，时速不超过15英里，一路摇晃着开过来。斯图是唯一看见这辆车的人。

“比方说你用分期付款买这个加油站，”维克嚷嚷着，“比方说是50美元一个月。”

“这也太少了。”

“只是打个比方，就算50元吧，如果联邦政府抢在前面，先给你印了一卡车钞票，银行那帮人转脸就会要150元，你还是一贫如洗。”

“不错，”汉克·卡迈克尔表示同意。哈泼瞧了他一眼，很是恼火。汉克从饮料机里取可乐从来就没付过钱，偏偏哈泼知道他这个习惯，

而且，汉克知道他知道。汉克要是想站到哪一边，也该是他这边啊。

“不一定会是这样，”哈泼毕竟受过 9 年教育，不会轻易地地理屈词穷。他继续解释原因。

斯图觉得他们这场唇枪舌战实在是无聊透顶。哈泼的声音在他耳朵里渐渐低下来，成了毫无意义的嗡嗡声。他转过来去看那辆左摇右摆冲过来的雪佛莱车。照这样开车，斯图觉得，它是走不远了。车子越过白线，左胎在路上扬起一大团灰尘。又摇摇晃晃地倒回去，刚刚回到车道，又险些冲进沟里。驾驶员仿佛是把德士古加油站的霓虹灯当成灯塔，汽车像一颗速度快要耗尽的子弹，沿着沥青路笔直地射过来。斯图现在能听见马达疲于奔命的低鸣，像垂死的螃蟹或是一套松松垮垮的阀门，一个劲地呼哧呼哧，车子从入口旁驶过，撞在路边的护栏上。酒吧招牌上的灯光反射到雪佛莱满是灰尘的挡风玻璃上，车里的东西看得不是很清楚，但斯图还是瞧见司机模糊的身影在撞击时蜷缩起来。仍然是 15 英里的时速，没显出丝毫减速的迹象。

“所以我说，流通的钱越多，你……”

“最好关掉你的泵，哈泼。”斯图说。

“泵？你说什么？”

诺曼·布吕特转身向窗外看去。“基督骑着一匹小马。”他说。

斯图从椅子上坐起来，侧向汤米·沃纳梅克和汉克·卡迈克尔，每只手 4 个，一把拉下所有 8 个开关，只有他没看见雪佛莱车撞上高地上的油泵，并把它们一一折断的情景。

汤米·沃纳梅克第二天在“印第安首领”酒吧里发誓说，这车的头灯根本没亮过，雪佛莱以 15 英里的恒速，像玫瑰节游行的花车一样开过来。车前底擦刮着高出来的地面，轮子撞上去的一刹那，除了斯图大家都看到司机的头猛地向前一冲，重重击在挡风玻璃上，玻璃顿时呈辐射状四下里裂开。

雪莱佛像被人踢了一脚的老狗，往上一蹿，径直朝油泵冲过来。精炼油油泵的喷管咔嚓一声折断，滚到了一边，空气中弥漫开一股汽油味，脱落的喷嘴在灯光下闪着黄光。

他们看见了雪佛莱排气管在水泥地上擦出的火花。哈泼在墨西哥见过加油站爆炸，本能地用手捂住眼睛，等待着想象中他见过的火球出现。雪佛莱车尾部摇晃了那么几下，又滑向另一侧。车子前端钻进低铅汽油泵里，砰地一声闷响，又撞倒一只。

雪佛莱不慌不忙地转了一个 360 度的大圆，又撞到油泵上，这次是用车身。尾部转过来，把一只普通汽油油泵撞得四分五裂。老雪佛莱这才停住，后面拖着锈迹斑斑的排气管。它把最靠近公路的泵岛上三只油泵全部摧毁了。马达又突突地空转了几秒钟才安静下来。

“天哪，”汤米上气不接下气地说，“它会爆炸吗？哈泼？”

“要炸早炸了。”哈泼站起来说。他感到一种说不出的喜悦之情。

他的泵都上了保险，保险费已经付清了。要上保险，每样东西都保，这些事玛丽总唠叨个没完。

“这家伙一定是喝醉了。”诺曼说。

“我看着他的头灯呢，”汤米说，嗓门因为激动而格外高亢，“根本就没亮过。老天爷，他要是开到 60 英里，我们早就玩完了。”

他们急忙从屋子里冲出来，哈泼在前，斯图紧随其后。哈泼、汤米和诺曼一起跑到汽车边上。他们闻见汽油味儿，听见雪佛莱渐渐冷却下来的发动机发出缓慢的、像闹钟一样的嘀嗒声。哈泼拉开车门，方向盘后面的那人像只布袋般地滚了出来。

“上帝啊！”诺曼尖叫了一声。他转过身，捧住肥硕的肚子，一阵恶心，倒不是滚出来的人（没等他摔到地上，哈泼就一把拉住了他），而是冲出的气味，血、粪便、呕吐物和腐烂人体混在一起的那种恶臭。

哈泼转过身来，从腋窝下拖着司机，汤米抓住拖在地上的双脚，和哈泼一道把他运回办公室。在头顶霓虹灯昏暗的光线里，他们脸色青紫，显出厌恶的神色，哈泼已经忘掉了他的保险金。

其他人探头往车里看，汉克立即转过身，一只手紧紧捂住嘴，快步走向加油站南边的草地，晚上吃下去的又尽数吐了出来。

维克和斯图朝车里看了一会儿，互相交换了一下目光，又往里看